



捧着“买不起”的钢笔去高考

□徐成文

对很多人来讲,高考一役,决定了以后的人生方向。我们那时高考,先要预选。

6月,在挤掉很多同学后,我和另外五名同学,成了幸运儿。

语文是我的死穴,每次考试总拖我后腿,让我的总成绩与第一名相距十多分。

一天晚饭后,红霞点燃了天幕,偌大的操场,同学们追逐、嬉闹。班主任叫住我:“听语文老师讲,你的考卷总是涂改很多,导致卷面很不整洁。这次语文考试,你肯定因为卷面问题扣分不少吧。”班主任明察秋毫,我的钢笔早已老态龙钟,每次考试总是漏墨,把洁白的试卷弄得一脸“花猫”。

我小鸡啄米,表示高考前一定买一支新钢笔。

第二天午饭后,我向班主任请假,想去供销社看看钢笔,以便回家找父亲拿钱买。我轻松地穿过狭窄的青石板街面,径直朝供销社文具专卖柜台奔去。铅笔、钢笔、圆珠笔,一字排开。那几支崭新的钢笔,挑逗着我的心绪——我的面前,一张黑字白纸的试卷整齐铺开,我握着钢笔,工整地书写一个个方块的汉字。我在书写答案,更在书写未来的灿烂!

扎着蝴蝶辫的营业员很友好,给我一一介绍商品。可那些标签上昂贵的数字让我不再兴奋——我怎么向父亲要钱买钢笔呢?

7月3日,我们回家休整一天,需要带一些去县城高考的衣物及现金。骄阳似火,炙烤大地。父母在老屋当门的水田里薅秧草。那方水田,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,收成的好坏,决定了来年我们肚皮的鼓瘪——不想回家与泥土相依为伴,我要跨进象牙塔,与知识为伍。

一股浓浓的叶子烟飘进屋来。父亲首先回家。见我在家,一脸茫然,一脸欢喜。潦草的午餐后,我要离家返校。父亲掏出锈迹斑斑的钥匙,将那口他视为珍宝的木箱子打开,如剥楠竹笋般,将一个塑料袋包裹了无数层的纸包解开,取出一叠钱——面值不等,“大”则伍元,“小”则一角。

怕数量有误,父亲将那一叠“巨款”一一摊开,先让食指沾一沾碗里的水,接着搓捏着拇指食指中指的指腹,角票一叠,元票一叠。清点三次,他满心喜悦。“这是你上次回来考试需要的50元钱,收好。”父亲不苟言语,他将那包汗渍浸渍的钱塞给我,没有说一些“高考成功”的甜美祝福。

我本想再找父亲要几块钱,那支躺在供销社的钢笔还等待我去取回。母亲却先我开口——这些钱还是昨天中午你爸去找你舅舅家借的呢!这些年,家中人多劳力少,家里的负债压得父母的身子更加低矮。为了供养我们几个孩子读书已经不易,我们的学习用品,几乎是大的传小的,我实在开不了口向父亲要钱买钢笔。

隔壁张三毛不是前几天买了一支崭新的钢笔吗!他预选落榜,暂时不需要钢笔做作业吧。路过张

三毛家门口,我说明情况,他爽快地掏出插在中山装上兜的钢笔。

停靠在操场的客车将载着我们奔赴县城的高考考场。同学们很多是第一次去县城,车没启动,大家却如森林里的麻雀,闹翻了。“你下车来一下!”班主任透过车窗,口型加手势示意我下车。“师生三年,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。老师送你一支钢笔,希望你能用它书写崭新的人生!”

啊!这不就是我前几天在供销社看好的钢笔吗?班主任怎么知道的?难道他是我肚子里的蛔虫?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随意收下呢?一连串的问号,绕得我不知所措。何况,我已经有了张三毛的钢笔了啊!“别磨叽了,快收好,马上上车!”班主任不容我推托,把钢笔塞到我的衣服口袋里。

三天的高考,我用班主任送给我的崭新钢笔,数字、符号、汉字,一字一笔地书写。

暑假里,我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,到班主任家玩耍,却看到了供销社那个女营业员——她就是班主任的新婚妻子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万州江南中学)



父亲为我租手表

□马卫

我是1981年参加高考的,高考前,我最大的心愿是借一只手表,那样好掌握时间。可是,那时的手表是稀罕之物,一般的人家别说手表,连钟都没有。

考试前两天,父亲从乡下来看我,给我送点好吃的,叫我好好考。那时恢复高考才几年,我们黑水凶别说大学生,连中专生也没有考上一个。全队没有人吃国家饭,在公社办的小煤窑工作的人,就算是很得意了。

想到这儿,我说在小煤窑的加全全不是有只手表吗?

加全全有手表却不认得表,他买表是装饰,是露富,想人家给他介绍一位女子做老婆——30多岁了,他还是光棍呢。有人碰上他,就问:加全全,几点钟了?

他不是看表,而是看天,然后说几点了。这成了我们黑水凶的经典笑话。那时节,农民掌握时间,主要靠的是有线广播,到了整时,都会报时。还有就是看天,日头到了什么地方,大约是几点了,一般是比较准的。

我给父亲说,能不能找加全全借他的手表用三天?

父亲很为难地点点头,因为那时的手表,真的比现在的手表还珍贵,一般是不会借的。我也是顺便说说,也没抱啥希望。

当时的高考,带队的老师在门外,他叫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,他叫我们吃饭就吃饭,他叫我们午睡就午睡,他叫我们起床就起床。这一切都源于他有手表,他掌握时间,不听他的是不行的。

想不到,父亲居然把手表给“借”来了,于是我也成了掌握时间的极少数人。有了手表,我就会合理分配时间,比如语文,基础知识用多少时间,作文用多少时间,不然会抓芝麻,丢西瓜。后来我还真的考上了大学,回到家,才知道,父亲是从加全全手里租来的手表,一天给他两块钱呢。

两块钱,当时可以买到三斤猪肉,猪肉是6角7分钱一斤。

但我还是感谢加全全。

后来我就离开了故乡,和老家的联系越来越少。直到有一天,有人到我们单位,要见我,可是我却一眼认不出他来。

来人40多岁,一脸的皱纹,皮肤黑得像印第安人。

你是?我满眼的疑虑。

我是加全全呵,你不认得我了?

我恍然大悟,他就是租手表给我的加全全呀。于是热情地接待他。我听了他的讲述,才知道,因为那只手表,他的生活饱经磨难。

那时,农村人有手表是特有面子的。媒婆还真的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子,模样儿也周正,两人经过半年的恋爱,终于成家了。他给女方添置了手表、自行车、收音机、缝纫机,俗称“三转一响”,很气派了。

两人结婚不到三个月,加全全上煤窑,女子留家,可是等他休息再回家时,这些东西全不见了,连女人也不见了。

当他明白这女人是放鸽子的时候,已经一贫如洗。后来小煤窑被关闭了,加全全回到黑水凶做农民。可他不甘心呀,他要找回他的女人,起码要找回他的东西。于是他开始在全国各地流浪,寻找那个女人。

女人当然没有找到,自己成了地地道道的“盲流”。听说我在这儿工作,他就找到了这里,让我帮他注意那女人是不是这个县的。

显然,加全全的脑子有毛病,俗称一根筋。

我给他说不清楚,留他玩了几天,给他买了张离境的车票,毕竟当年他把手表“借”给了我。

加全全,我们黑水凶第一个戴手表的男人,后来不知流落在哪里?总之,他再没有回黑水凶。

(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)

“高考熊猫”护送队

□向军

我居住的地方,是主城知名的学区房之一,楼盘规模较大,原来每天上学、放学时段,开发商有校车循环接送,早晚各三趟。前些年校车停开,学生和家长顿觉不便。尤其是我居住的楼栋,离学校最远,近两公里,走路要近20分钟,公交车只有一路能直达,且班次少、打挤。叹息之余,反过来一想,这并非坏事,正好可借此契机,开启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。我狠下心来,坚持不接送。没想到,效果出乎意料地好。为保证不迟到,孩子居然一改赖床的习惯,每天都能早起。更重要的是,孩子觉得等公交车难,挤公交车苦,遂改走路上学。两年时间,不但省了车费,还锻炼了身体,一举两得。

进入高三,学校突然要求走读生每天早上7点15分到校,晚上延长到10点下自习。特别是冬天,早上7点半才天亮,晚上10点已是夜深。上学放学两头黑,作为一个女生,的确让人很不放心。加之对高三学生来说,时间就是分数,早晚路上耽误40分钟,日积月累,有账可算。尤其是进入高三时,班主任在家长会上说,高考是孩子人生最关键的一步,老师和家长必须高度重视,一切要给高考备考让道。也就是说,从进入高三起,孩子就是学校、家庭、老师、家长重点保护的“高考熊猫”,直到高考完毕,家长都要做好后勤保障和服务工作。

我赞同老师的说法。再三衡量,我决定早晚开车接送孩子。从第一天起,我发现每天早上下车出小区,以及晚上前后回到小区的,总是几个熟悉的车牌。询问得知,他们和我一样,都是接送“高考熊猫”。一来二去,大家就熟悉了。有一天,大家聚在校门口等孩子下晚自习时,一个家长建议,不如大家打组合,让三个孩子统一早晚上车时间,每天由一个家长接送,一周轮流一次,三个家长排班。这一建议,我们欣然赞同,并付诸行动。

三个家长开启了轮流接送“高考熊猫”的里程。为便于联系,大家及时建了微信群,群名“高考熊猫护送队”。如果某天轮班的家长有事,提前在群里吼一声,请个假,另两名家长接到信息,就会争着接替,决不怠慢。时间一久,三家人建立了深厚感情,逢节假日,大家时不时聚一聚,把邻里关系处得像亲戚。谁家有什么大事要事,相互慰问、打气或出谋划策。出差、旅游或去乡下,返程时,小礼品或土特产,总忘不了给另两家也各捎一份。

每个家长对孩子的管理理念不同,接送孩子时,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为孩子加油鼓劲。尤其是孩子因为测试失误心情不好时,或因压力大闷闷不乐时,家长结合孩子的性格,要么在车里放一些轻缓的音乐;要么说一些笑话,用幽默轻松的方式,调节孩子紧张的情绪;抑或,请孩子们吃烧烤、吃糕点……大家关注着孩子的动态,并及时在群里反馈,让各自心里有数,以便及时应对。

家长相处融洽,也正面影响着三个孩子。他们趁着每天早晚相聚的时候,一起讨论学习,总结测试得失,相互问答语文基础知识和背诵的英语单词等。

直到高考结束,“高考熊猫护送队”完成使命。让人欣慰的是,三个孩子都考上了本科。孩子上大学了,我们的情感,还在延续。

而今,我所在小区,不少家长复制了我们的经验,不管是不是高考学生,都采取打组合的形式,轮流接送孩子上学放学。

(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家协会副秘书长)